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醫宗金鑑卷三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纂醫宗金鑑卷三

訂正仲景全書傷寒論註太陽下篇目録

大青龍湯

桂枝二麻黄一湯

桂枝麻黄各半湯

桂枝二越婢一湯

小青龍湯

御纂醫宗金鑑卷三

訂正仲景全書傷寒論註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篇

太陽中風者風傷於衛也傷寒者寒傷於營也其說已詳上中二篇茲以風寒兩傷營衛俱病者䟽為下篇葢風寒二氣多相因而少相離有寒時不皆無風有風時不皆無寒風寒並發邪中於人則

榮衛兼病惟其證均無汗皆謂之實邪故立大青龍湯兩解之法發其寒邪外閉風邪內鬱不汗出而煩躁之汗也然必審其人脈不微弱無少陰證者乃可與之若誤施之則大汗淋漓厥逆筋惕肉瞤必致亡陽之變故又立真武一湯以救青龍之誤夫表寒裏熱者大青龍固所宜也若表裏俱熱則又非大青龍之所勝任爰立白虎一湯以輔青龍之不逮至於寒熱輕微者則更出桂枝二越婢

一湯麻黄桂枝各半湯桂枝二麻黄一湯皆兩解榮衛法也合上中二篇而熟讀之則三法了然以之施治庶不紊耳

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

註太陽中風脈當浮緩今脈浮緊是中風之病而兼傷寒之脈也中風當身不痛汗自出今身疼痛不

汗出是中風之病而兼傷寒之證也不汗出而煩躁者太陽鬱蒸之所致也風陽邪也寒陰邪也陰寒鬱於外則無汗陽熱蒸於內則煩躁此風寒兩傷營衛同病故合麻桂二湯加石膏製為大青龍湯用以解榮衛同病之實邪也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即有煩躁乃少陰之煩躁非太陽之煩躁也禁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之患生而速其亡陽之變矣故曰此為逆也

集註成無已曰風併於衛者為榮弱衛強寒併於榮者為榮強衛弱今風寒兩傷故為榮衛俱實所以宜大青龍湯主之也

喻昌曰大青龍湯為太陽無汗而設與麻黄湯證何異因有煩躁一證兼見則非此法不解

程應旄曰此湯非為煩躁設為不汗出之煩躁設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雖有煩躁證乃少陰亡陽之象全非汗不出而鬱蒸者比也

傷寒脉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

註傷寒脉當浮緊今脉浮緩是傷寒之病而兼中風之脉也傷寒當身疼今身不疼是傷寒之病而兼中風之證也身輕邪在陽也身重邪在陰也乍有輕時謂身重而有時輕也若但欲寐身重無輕時是少陰證也今無但欲寐身雖重乍有輕時則非少陰證乃榮衛兼病之太陽證也脉雖浮緩證則

無汗屬實邪也故亦以大青龍湯發之前條以脈微汗出示禁此條以無少陰證發明益詳審慎重之至也此二條承上篇首條次條中篇首條次條再揭太陽風寒兩傷以為下篇榮衛兼病之提綱後凡稱太陽中風傷寒涉於榮衛同病者皆指此二條而言也

集註方有執曰大青龍湯一則曰主之一則曰發之何也主之者以煩躁之急疾屬動而言發之者以但

重之沉默屬靜而言也

喻昌曰無少陰證但重乍有輕時六字早已指明言但身重而無少陰之欲寐其為寒因可審況乍有輕時不似少陰之晝夜俱重又兼風因可審所以力驅其在表之風寒而無疑也若脉微弱身重欲寐則内顧少陰且不遑矣敢發之乎又曰細玩二條文義傷風脉本浮緩反見浮緊傷寒脉本浮緊反見浮緩是為傷風見寒傷寒見風兩無疑矣

又當辨無少陰證相雜則用青龍萬舉萬當矣故
脈見微弱即不可用大青龍湯以少陰病脈必微
細也方氏註泥弱字牽入中風之脈陽浮陰弱為
解不思中風之脈以及誤汗等證太陽上篇已悉
此處但歸重分別少陰以太陽膀胱經與少陰腎
經合為表裏其在陰虛之人表邪不俟傳經早從
膀胱襲入腎藏者有之況兩感夾陰等證臨病猶
當細察設少陰不虧表邪安能飛渡而見身重欲

寐等證耶故有少陰證者不得已而行表散自有
溫經散邪兩相綰照之法豈可徑用青龍之猛劑
立劓孤陽之根乎
魏荔彤曰身重一證必須辨明但欲寐而常重則
屬少陰誤發其汗變上厥下竭者少陰熱也變筋
惕肉瞤者少陰寒也其犯誤汗之忌一也

大青龍湯方

麻黃六兩去節　桂枝二兩

甘草二兩炙　　杏仁四十枚去皮尖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石膏如雞子大碎綿裹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温粉撲之一服汗者停後服若復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

方解名大青龍者取龍興雲雨之義也治風不外乎桂

枝治寒不外乎麻黄合桂枝麻黄二湯以成劑故
為兼風寒中傷者之主劑也二證俱無汗故減芍
藥不欲其收也二證俱煩躁故加石膏以解其熱
也設無煩躁則又當從事於麻黄桂枝各半湯矣
仲景於表劑中加大寒辛甘之品則知麻黄證之
發熱熱全在表大青龍證之煩躁熱兼肌裏矣初
病太陽即用石膏者以其辛能解肌熱寒能清胃
火甘能生津液是預保陽明存津液之先着也粗

工疑而畏之當用不用必致熱結陽明斑黄狂冒紛然變出矣觀此則可知石膏乃中風傷寒之要藥故得麻桂而有青龍之名得知草而有白虎之號也服後取微汗汗出多者温粉撲之一服得汗停其後服葢戒人即當汗之證亦不可過汗也所以仲景桂枝湯中不用麻黄者是欲其不大發汗也麻黄湯中用桂枝者恐其過汗無制也若不慎守其法汗多亡陽變生諸逆表遂空虚而不任風

陰盛格陽而更煩躁不得眠也

集解 許叔微曰仲景治傷寒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桂枝治風麻黃治寒青龍兼治風寒不拘時候施與脈證相對者無不應手而愈今人皆能言之而未曉前人處方用藥之意多不敢用無足怪也

吳綬曰大青龍湯治傷寒發熱惡寒不得汗出煩躁不安脈浮緊或浮數者急用此湯發汗則愈乃

仲景之妙法也譬若亢熱已極一雨而凉其理可見也若不曉此理見其躁熱投以寒凉之藥其害可勝言哉若脉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用也如誤用之其害亦不淺所以脉證不明者多不敢用也

脉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榮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而不可下也

註此發明風寒兩傷榮衛俱病之義也浮風邪脉也風陽也衛陽也緊寒邪脉也寒陰也榮陰也各從

其類而傷之榮衛俱病骨節煩疼是大青龍發汗之脈證雖發熱煩躁其熱在肌而不在胃不可下也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

註此申首條示人以救逆之法也首條言誤汗此條言過汗互文以明其義也蓋二證皆屬亡陽故均當以真武湯主之扶陽抑陰以救其逆也大汗出

仍熱不解者陽亡於外也心下悸築築然動陽虛不能內守也頭眩者頭暈眼黑陽微氣不能升也身瞤動者蠕蠕然瞤動陽虛液涸失養於經也振聳動也振振欲擗地者聳動不已不能興起欲墮於地陽虛氣力不能支也

集註張璐曰此為誤用大青龍因而致變者立法也汗出雖多而熱不退則邪未盡而正已大傷況裏虛為悸上虛為眩經虛為瞤身振振搖無往而非亡

陽之象所以用真武把關坐鎮之法也

汪琥曰或問治不在表何以方中尚用生薑益病自過汗而來雖無鬱熱可發其內外寒邪猶在用生薑者乃温中有發也

真武湯方見少陰篇

太陽病二日反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大熱入胃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譫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為欲解也故其汗從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

足下惡風大便鞕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多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

註太陽病中風傷寒二日不躁今反躁者是不得汗出而躁大青龍湯證也不以青龍湯發汗反以火刼熨背逼汗大出火邪入胃胃熱水竭則煩躁譫語所必發也十有餘日邪正相持持久必爭爭必振慄作解然解非汗出及下利邪無從解也若自下利此為欲從裏解也若自汗出此為欲從表解

也今十餘日不自下利而有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者是裏不解也不自汗出而下身無汗足下惡風者是表不解也裏不解者大便必鞕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則知水留胃中久必腸潤其久積之大便自應多下而解也及多大便已雖小便不得諸病不解其頭卓然而痛是裏解表未悉解也表未悉解者是因火逼汗出而從腰以下不得汗乃上解而下未解也故有小便不得諸在下之病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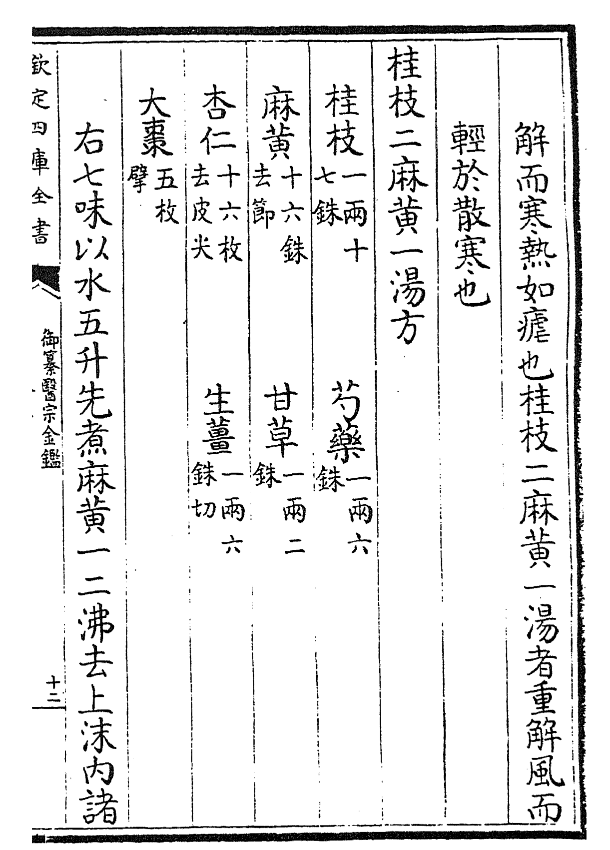
雖裏解而其人頭卓然而痛者是表之餘邪上逆也足心必熱者裏之餘熱下流也穀氣者即胃氣也言胃中熱氣隨大便而下流也此病皆由妄行火刦致變難以拘定成規當診犯何逆隨證治之可也

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似瘧一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湯

註服桂枝湯大汗出病不解脈洪大若煩渴者則為

表邪已入陽明是白虎湯證也今脈雖洪大而不煩渴則為表邪仍在太陽當更與桂枝湯如前法也服湯不解若形如瘧日再發者雖屬輕邪然終是為風寒所持非汗出必不得解故宜桂枝二麻黄一湯小發榮衛之汗其不用麻黄桂枝各半湯者葢因大汗已出也

集註方有執曰服桂枝湯證轉大汗出脈轉洪大者乃風多寒少風邪欲散而以微寒持之兩者皆不得



解而寒熱如瘧也桂枝二麻黄一湯者重解風而輕於散寒也

桂枝二麻黄一湯方

桂枝一兩十七銖　芍藥一兩六銖

麻黄十六銖去節　甘草一兩二銖

杏仁十六枚去皮尖　生薑一兩六銖切

大棗五枚擘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諸

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

集解 張璐曰詳此方藥品與各半不殊惟銖分稍異而證治攸分可見仲景於差多差少之間分毫不苟也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脉微緩者為欲愈也脉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

瘧宜桂枝麻黄各半湯

註太陽榮衛兩傷風多寒少之病得之八九日有如瘧狀之寒熱熱多寒少其人不嘔小便清白者此裏和不受邪雖為欲愈然必審其人如瘧狀之寒熱一日二三度輕輕而發診其脈微且緩則知邪已衰正欲復表裏將和始為欲愈也若脈微不緩是正猶未復惡寒是邪猶未衰尚不能自愈但已為前之汗吐下虚其表裏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

也脈微惡寒、表裏俱虛則面色當白今色反赤猶

有餘邪怫鬱於、表不能得小汗出宣發陽氣故面

赤身癢未欲解也宜桂枝麻黃各半湯小小汗之

以和榮衛自可愈也

集註吳人駒曰此不專事桂枝而兼合乎麻黃者謂其

面熱身癢邪在輕虛浮淺之處惟麻黃能達也

桂枝麻黃各半湯方

桂枝一兩十六銖　芍藥一兩

生薑一兩　甘草一兩炙

麻黄一兩去節　大棗四枚擘

杏仁二十四枚去皮尖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諸

藥煮取一升八合去滓温服六合

脉浮而遲面熱赤而戰惕者六七日當汗出而解反發

熱者差遲遲為無陽不能作汗其身必癢也

註此承上條發明面赤身癢之義也表陽氣虚故脉

浮遲邪氣怫鬱故面熱赤正虛邪盛相爭故戰惕也至六七日則邪當衰應汗出而解若反發熱是邪未衰故差遲也遲者正不勝邪也陽微怫鬱其身必癢以無陽氣不能宣發作汗故也

集註 程知曰此言陽虛不能作汗之脈也浮則邪在肌表遲則陽虛氣怫鬱而不得越則面熱赤正與邪爭而不得出則身戰惕至六七日傳經盡當汗解之時乃不得汗反發熱者其差必遲蓋陽虛不能

領汗外出其熱邪浮於肌膚必作身癢也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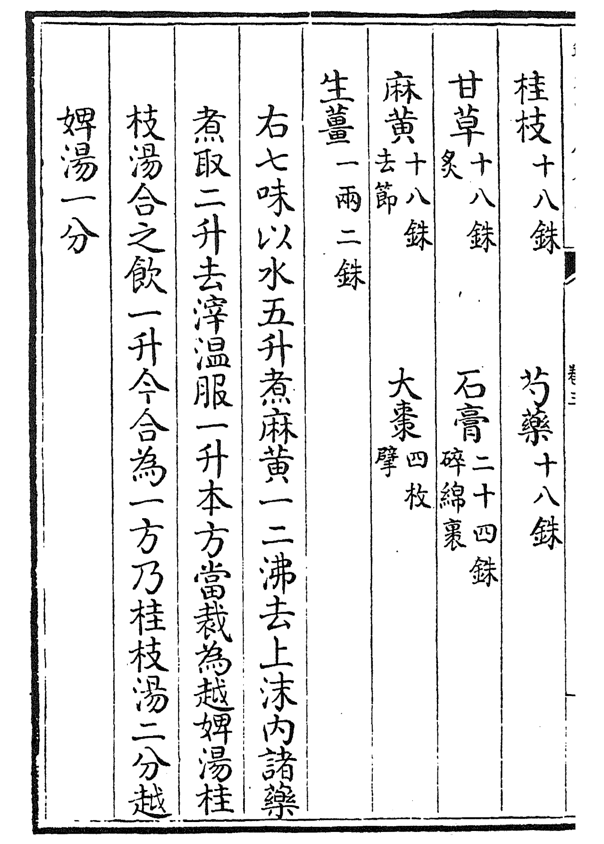
註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此為榮衛兼病風邪多而寒邪少也若脈浮緊或脈浮數是表有陽邪鬱蒸則為無汗熱多之實邪以大青龍湯汗之可也今脈陽微陰弱乃為虛邪之證即有無汗熱多之實邪亦不可用大青龍湯更汗也葢以脈微弱

是無太陽表脉也故不可更大汗也然既有無汗熱多寒少之表證麻黄桂枝石膏之藥終不可無故衹宜桂枝二越婢一湯之輕劑令微微似汗以解肌表而和榮衛也

集註喻昌曰此亦風多寒少之證無陽二字仲景言之不一無陽乃無表無津液之通稱也故以不可更汗為戒然非汗則風寒終不能解惟取桂枝之二以治風越婢之一以治寒乃為合法耳

汪琥曰不可更汗四字當是不可更大發汗意因其人脈微弱無陽也此方比上小發汗之方更輕吳人駒曰微乃微甚之微非微細之微但不過强耳既曰熱多脈安得微無陽者謂表之陽邪微故不可更大汗熱多者謂肌之熱邪甚故佐以石膏越婢者發越之力如婢子之職狹小其制不似大青龍之張大也

桂枝二越婢一湯方



桂枝十八銖　芍藥十八銖

甘草十八銖炙　石膏二十四銖碎綿裹

麻黄十八銖去節　大棗四枚擘

生薑一兩二銖

右七味以水五升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本方當裁為越婢湯桂枝湯合之飲一升今合為一方乃桂枝湯二分越婢湯一分

方解此方即大青龍湯以芍藥易杏仁也名雖越婢輔桂枝實則大青龍湯之變制也去杏仁惡其從陽而辛散用芍藥以其走陰而酸收以此易彼裁而用之則主治不同矣以桂枝二主之則不發汗可知越婢一者乃麻黄石膏二物不過取其辛凉之性佐桂枝二以和表而清肌熱則是寓微汗於不發之中亦可識也非若大青龍湯以石膏佐麻黄而為發汗驅肌熱之重劑也

按桂枝二麻黃一湯治形如瘧日再發者汗出必解而無熱多寒少故不用石膏之涼也桂枝麻黃各半湯治如瘧狀熱多寒少而不用石膏更倍麻黃者以其面有怫鬱熱色身有皮膚作癢是知熱不向裏而向表令得小汗以順其勢故亦不用石膏之涼裏也桂枝二越婢一湯治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而用石膏者以其表邪寒少肌裏熱多故用石膏之涼佐麻桂以和榮衛非發榮衛也令人一見

麻桂不問輕重亦不問溫覆與不溫覆取汗與不取汗總不敢用皆因未究仲景之旨麻黃桂枝秖是榮衛之藥若重劑溫覆取汗則為發榮衛之藥輕劑不溫覆取汗則為和榮衛之方也

集解吳人駒曰發散表邪皆以石膏同用者葢石膏其性寒寒能勝熱其味薄薄能走表非若芩連之輩性寒味苦而厚不能升達也

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

主之

註傷寒身無大熱不煩不渴口中和背惡寒附子湯主之者屬少陰病也今傷寒身無大熱知熱漸去表入裏也口燥渴心煩知熱已入陽明也雖有背微惡寒一證似乎少陰但少陰證口中和今口燥渴是口中不和也背惡寒非陽虛惡寒乃陽明内熱熏蒸於背汗出肌踈故微惡之也主白虎湯以直走陽明大清其熱加人參者葢有意以顧肌踈

也

集註喻昌曰此條辨證最細脉必滑而帶浮渾身無大熱又不惡寒但背間微覺惡寒是表邪已將罷其人口燥渴心煩是裏熱已大熾更不可姑待而當急為清解恐遲則熱深津竭無濟於事矣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

註傷寒表不解謂脉浮緊頭痛身痛發熱無汗惡寒

之證仍在也心下有水氣謂乾嘔而欬也然水之
為病不一故曰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
滿或喘者皆有水氣之證故均以小青龍湯如法
加減主之也經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
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太陽受
邪若無水氣病自在經若有水氣病必犯府病府
則膀胱之氣化不行三焦之水氣失道停上焦則
或咳或喘或噎停中焦則或渴或乾嘔或滿停下

焦則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下利凡水所行之處皆得而病之也小青龍湯外發太陽之表實內散三焦之寒飲亦汗法中之峻劑與大青龍湯並得其名一以治太陽表實之熱燥一以治太陽表實之寒飲也

集註程知曰此明傷寒表證未解水積心下散寒滌飲法也

汪琥曰明理論云青龍主風寒兩傷之疾固已傷

寒表不解則麻黄可以發中風表不解則桂枝可以散惟其表不解而又加之心下有水氣則非二湯所能發散必以小青龍湯始可祛除表裏之邪氣爾

小青龍湯方

麻黄三兩去節　芍藥三兩

五味子半升　乾薑二兩

甘草三兩炙　半夏半升洗

桂枝三兩　細辛三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減二升去上沫内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加減法

若渴去半夏加栝蔞根三兩

若噎者去麻黄加附子一枚炮

若小便不利少腹滿去麻黄加茯苓四兩

若喘去麻黄加杏仁半升去皮尖

若微利去麻黄加蕘花如一雞子熬令赤色

按加蕘花如雞子大熬令赤色此必傳寫之誤益本草蕘花即芫花類也用之攻水其力甚峻五分可令人下行數十次豈有治停飲之微利而用雞子大之蕘花者乎似當改加茯苓四兩

方解太陽停飲有二一中風有汗為表虛五苓散證也一傷寒無汗為表實小青龍湯證也表實無汗故合麻桂二方以觧外去大棗者以其性滞也去杏

仁者以其無喘也有喘者仍加之去生薑者以有乾薑也若嘔者仍用之佐乾薑細辛極温極散使寒與水俱得從汗而解佐半夏逐痰飲以清不盡之飲佐五味收肺氣以斂耗傷之氣若渴者去半夏加花粉避燥以生津也若微利與噎小便不利少腹滿俱去麻黄遠表而就裏也加附子以散寒則噎可止加茯苓以利水則微利止少腹滿可除矣此方與越婢湯同治水飲溢於表而為腹脹水

腫宜發汗外解者無不隨手而消越婢治有熱者故方中君以石膏以散陽水也小青龍治有寒者故方中佐以薑桂以散陰水也

集解柯琴曰兩青龍俱治有表裏證皆用兩解法大青龍是裏熱小青龍是裏寒故發表之藥相同而治裏之藥則殊也此與五苓同為治表不解而心下有水氣然五苓治水之蓄而不行故專滲瀉以利水而微發其汗使水從下而去也此方治水之動

而不居故備舉辛温以散水而大發其汗使水從外而出也仲景發表利水諸法精義入神矣

趙良曰溢飲之證金匱云當發其汗小青龍湯治之葢水飲溢出於表榮衛盡為之不利必傚傷寒榮衛兩傷之法發汗以散其水而後榮衛行經脉通則遍身之水可消必以小青龍湯為第一義於此可類推矣

傷寒心中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

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

按小青龍湯主之六字當在發熱不渴之下始與服湯已渴者之文義相屬豈有寒去欲解而更服小青龍湯之理乎

註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此為外傷寒邪內停寒飲宜以小青龍湯兩解之服湯汗解已後渴者乃已汗寒去內燥之渴非未汗飲停不化之渴故曰寒去欲解也當少少與水飲之以滋

其燥令胃和自可愈也

集註成無已曰欬而微喘者水寒射肺也發熱不渴者表證未罷也與小青龍湯發表散水服湯已渴者裏氣溫水氣散為欲解也

方有執曰發熱不渴寒勝也故以服湯已而渴為寒去欲解大意與上條相彷故治亦同

程知曰此明水寒未解治宜小青龍也心下有水氣寒在膈上也故喘欬發熱不渴服湯已而渴則

水寒解矣此解水氣之法當用小青龍非謂解後仍用小青龍也

張璐曰風寒挾水飲為病在表者故不渴服湯後而渴者是為寒去津傷欲解之徵所以雖渴而不必服藥但當静俟津回可也欬而微喘為水飲上逆令水去而渴與水逆而渴不同世本小青龍湯主之在寒去欲解也之下錯簡也

汪琥曰上條云渴是未服湯而渴乃水停津液不

化而渴此條云渴是服湯已而渴乃汗後津液既亡而渴渴既不同豈可仍用上藥小青龍主之當在服湯已之上可知

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内外俱虚故也

註發汗當於未下之先今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者表裏皆虚也所以然者以下之失宜則内守之陽虚故脈微細也以汗之失宜則外固之陽

衰故振寒也

集註鄭重光曰治傷寒先汗後下此定法也若下後外邪不盡不得已而復汗之邪雖去而内外俱虛是以脉細振寒所傷滋大矣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脉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註此承上條互詳脉證以出其治也既下之以虛其裏復發汗以虛其表陰陽兩虛陽無所附夜而安

靜不嘔不渴是内無陽證也無表證身無大熱脈沉微是外無陽證也表裏無陽内外俱陰惟有晝日煩躁不得眠一假陽證則是獨陰自治於陰分孤陽自擾於陽分非相勝乃相離也故以乾薑附子湯助陽以配陰葢以陰雖盛而未相格陽氣微而自不依附也

集註 喻昌曰上條但言振寒及微細之脈未定所主之病以虛證不一也然振寒脈微細陽虛已見一斑

設晝日煩躁不得眠其為虛陽擾亂可知夜反安靜不嘔不渴則虛陽擾亂不兼外邪可知脈沉微身無大熱則煩躁為亡陽之證乾薑附子在所必需由此而推日中安靜夜而煩躁則為陰病而陽不病又可知矣

程應旄曰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虛陽擾亂外見假熱也夜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陰氣獨治內係真寒也宜乾薑附子

湯直從陰中回陽不當於晝日煩躁一假熱證狐疑也

乾薑附子湯方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去皮生用破八片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

註此又承上條言先汗後下於法不逆病應解而仍不解反煩躁者以別其治也蓋汗下俱過表裏兩

虛陰盛格陽故晝夜見此擾亂之象也當以四逆湯壯陽勝陰更加茯苓以抑陰邪佐人參以扶正氣庶陽長陰消正回邪退病自解而煩躁安矣大青龍證不汗出之煩躁乃未經汗下之煩躁屬實此條病不解之煩躁乃汗下後之煩躁屬虛然脈之浮緊沉微自當別之恐其誤人故諄諄言之也

集註汪琥曰傷寒汗下則煩躁止而病解矣若陰盛之煩躁強發其汗則表踈亡陽復下之則裏虛亡陰

衛陽失護營陰內空邪仍不解更生煩躁此亦虛煩虛躁乃假熱之象也秪宜溫補不當散邪故以茯苓四逆湯主之

茯苓四逆湯方

茯苓六兩　人參一兩

甘草二兩炙　乾薑一兩半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

服

方解表裏之病治不如法先過汗後復過下或下後復汗誤而又誤變成壊病若其人陽盛而從熱化則轉屬三陽陽衰而從寒化則繫在三陰此二條煩躁皆壊病也煩躁雖六經俱有而多見於太陽少陰者太陽為真陰之標少陰為真陽之本也未經汗下而煩躁多屬陽其脈實大其證熱渴是煩為陽盛躁為陰虛已經汗下而煩躁多屬陰其脈沉

微其證汗厥是煩為陽虛躁為陰盛也夫先下後汗於法為逆外無大熱内不嘔渴似乎陰陽自和而實陽虛陰盛所以虛陽擾亂於陽分故晝日煩躁不得眠盛陰獨治於陰分故夜而安静脈沉微是真陽將脫而煩躁也用乾薑附子壯陽以配陰薑附者陽中陽也生用則力更鋭不加甘草則勢更猛比之四逆為更峻救其相離故當急也先汗後下於法為順病仍不解遽增晝夜煩躁亦是陰

盛格陽之煩躁也用茯苓四逆抑陰以回陽茯苓感太和之氣化伐水邪而不傷陽故以為君人參生氣於烏有之鄉通血脈於欲絶之際故以為佐人參得薑附補氣兼以益火薑附得茯苓補陽兼以瀉陰調以甘草比之四逆為稍緩和其相格故宜緩也一去甘草一加參苓而緩急自別仲景用方之妙如此

太陽病先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

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裏未和然後復下之

註太陽表病當汗不汗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其汗以此表裏俱虛因虛其人致冒理必然也冒家者謂凡因病而昏冒者也然冒家或有汗出自愈其所以然者非表裏俱虛乃邪正皆衰表裏自和故也得汗出而自愈者和於表也得下利而自愈者和於裏也得裏未和然後下之宜調胃承氣湯和

之由此推之得表未和然後汗之當以桂枝湯和之自在言外矣

集註程知曰冒者神識不清如有物為之冒蒙也得汗出表和而邪觧矣得表和而裏未和然後下之明不得以其冒而認為入裏之邪遂致妄下亦不得以其冒而認為表之未觧復妄用汗也

汪琥曰得裏未和裏字諸註指二便言竊思經文中既云然後下之此專指大便而言若利小便則

不言下矣其義可不辨而自明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

註凡病謂不論中風傷寒一切病也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若亡津液施治得宜自然愈矣即或治未得宜雖不見愈亦不至變諸壞逆則其邪正皆衰可不必施治惟當靜以俟之診其陰陽自和必能自愈也

集註方有執曰陰陽以脈言而二便在其中兩者和則

　血氣無相勝負故可必自愈

程知曰脈以左右三部勻停為無病故汗吐下後

　陰陽和者必自愈不須過治也

問曰病有戰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脈浮而緊按之反芤此為本虛故當戰而汗出也其人本虛是以發戰以脈浮故當汗出而解也若脈浮而數按之不芤此人本不虛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發戰也問曰病有不

戰而汗出解者何也答曰脉大而浮數故知不戰汗出而解也問曰病有不戰不汗出而解者何也答曰其脉自微此以曽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内無津液此陰陽自和必自愈故不戰不汗出而解也

註 脉浮而緊邪實也按之反芤正虛也正虛邪實與正爭故發戰汗出而解也脉浮而數邪未實也按之不芤正不虛也正不虛邪未實邪不能與正爭故不戰汗出而解也脉不芤知不發戰也脉不

浮知不汗出也脉自微知曾經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也因内無津液邪正俱衰陰陽自和故不發戰不汗出而解也

問曰傷寒三日脉浮數而微病人身凉和者何也答曰此為欲解也解以夜半脉浮而解者濈然汗出也脉數而解者必能食也脉微而解者必大汗出也

註脉浮而數按之無力當發戰汗出而解以其人本虚故也脉浮而數按之有力當不發戰但汗出而

解以其人本不虚故也脉自微曽經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不發戰不汗出而解以其人邪正皆衰陰陽自和故也傷寒三日未經汗吐下亡血也脉浮數而微病人熱減身和此謂欲解解以夜半者陽病至陰時則和也葢浮數微三脉雖均為可解之脉然解之徴則不無别也如脉浮濈然汗出則邪還於表而解脉數能食則胃和而解脉微必大汗出而解者以其未經汗吐下其人未虚故均不

發戰津液未傷故汗大出而解也

集註方有執曰三日言徧三陽也浮數不傳陰也微邪氣衰也夜半陰盡陽生之時也濈然和而汗出貌

能食胃氣回也

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

註太陽病未解當見未解之脈今不見未解之脈而

陰陽脉俱停三部沉伏不見既三部沉伏不見則當見可死之證而又不見可死之證是欲作解之兆也作解之兆必先見振慄汗出而始解者乃邪正交爭作汗故也但作解之脉不能久停脉之將出必有其先先者何先於三部上下陰陽沉伏不見處求之也若從寸脉陽部微微而見者則知病勢向外必先汗出而解若從尺脉陰部微微而見者則知病勢向内必自下利而解如不自下利若

欲下之以和裏宜調胃承氣湯主之由此推之則可知如不自汗出若欲汗之以和表宜麻桂各半湯主之也觀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意甚輕活無取於大下俱在言外矣

集註 程應旄曰振慄汗解單指脈停者言下邊兩解不必有戰汗是指其脈漸出而言也

傷寒腹滿譫語寸口脈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

註傷寒脉浮緊太陽表寒證也腹滿譫語太陰陽明裏熱也欲從太陽而發汗則有太陰陽明之裏欲從太陰陽明而下之又有太陽之表主治誠為兩難故不藥而用刺法也雖然太陰論中太陽表不解太陰腹滿痛而用桂枝加大黄湯亦可法也此肝乘脾名曰縱刺期門與上文義不屬似有遺誤

傷寒發熱嗇嗇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横刺期門

註傷寒發熱嗇嗇惡寒無汗之表也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停飲之滿也若自汗出表可自解小便利滿可自除故曰其病欲解也若不汗出小便閉以小青龍湯先解其外外解已其滿不除十棗湯下之亦可愈也此肝乘肺名曰橫刺期門亦與上文義不屬似有遺誤

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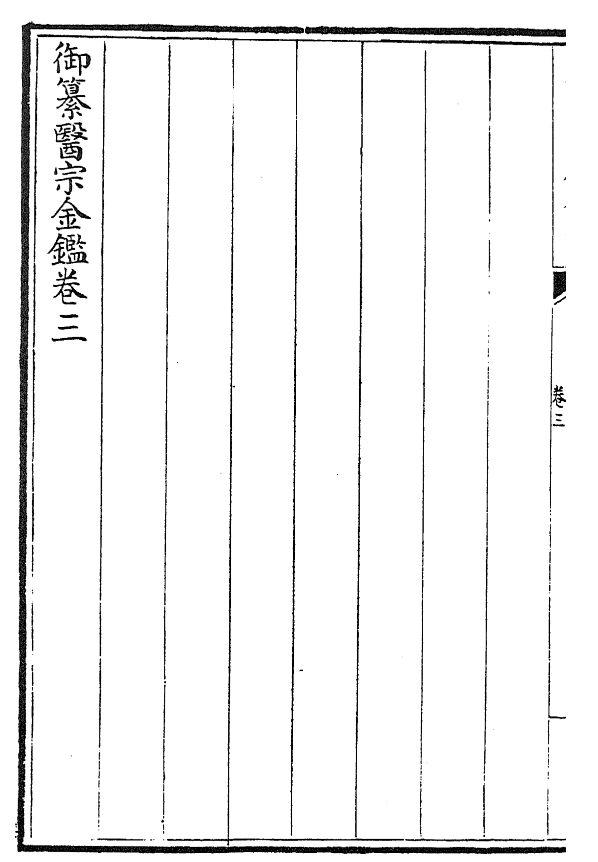
註凡病欲解時必於其經氣之旺太陽盛陽也日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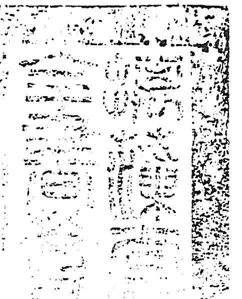
陽氣盛故從巳午未之旺時而病解

音切

惕音踢　瞤日輪切　擗滂吉切　慄音栗　溲所留切　讝職廉切　噎一結切

蕘音饒　芤苦侯切　澀阻立切


御纂醫宗金鑑卷三
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汪承泰